

浅谈旧本潮州歌册的印制和流播

马庆贤 郭豫奇*

摘要：本文通过对“潮州歌册”的辨析，将旧本潮州歌册的版本种类、潮州歌册的作者、刻印歌册各家印书坊的概况、旧本潮州歌册的遗存、旧本潮州歌册的魅力与绝响做通盘的探究，以阐明潮州歌册在启迪民智、宣传爱国主义、普及文化知识、活跃城乡文化生活上的作用。在探究旧本潮州歌册的版本时，则循序按手抄本、木刻本、石印本、铅印本分述，侧重对潮州歌册坊刻本及潮州各书坊的刊刻情况做粗浅的剖析。关于旧本潮州歌册的遗存，限于篇幅，只是胪列各馆藏单位及专家学者所开列的书目若干种，以资查考其流向与存佚。

关键词：潮州歌册 印制 流播

一 潮州歌册是怎么产生的

潮州歌册是怎么产生的？什么时候产生？现在还没有找到充分资料来说明。一说它是由始于元代江南一带的方言弹词演变而来；一说是受宋末至明初流入潮州的宝卷、陶真、词话等说唱技艺的影响，配合本土的歌谣、畚歌、俗曲等演变而形成的；还有说它是由唐代的“变佛经本文为通俗文字”的变文而来。潮州歌册这一文本的出现，有的说明代初年是潮州歌册的萌发期，在潮剧形成地方剧种的明代中期以后就有了。有的说潮州歌册最早出现于清代乾嘉年间……可谓众说纷纭，见解迥异。如何溯其本源与演变，尚有待进一步探讨。

* 马庆贤，1965年生，汕头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科长；郭豫奇，1931年生，中学退休教师，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征集员。

二 旧本潮州歌册的版本种类

旧本潮州歌册的版本种类很多，就其演变来说，有从最早期清乾隆前后的手抄本，演进到晚清咸丰、同治年间的木刻本，再演进到清光绪至民国时期的石印本、铅印本，最后演进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油印本、铅印本、誊印本、影印本和激光照排本等。新中国成立以前手抄、木刻、石印、铅印的册子，新中国成立后依据旧本潮州歌册铅印、油印、誊印、影印和激光照排的版本，也应归于旧本潮州歌册之列。

兹将潮州歌册的旧本分述如下。

1. 手抄本潮州歌册

手抄本潮州歌册，即用手抄写而成的书本。习惯上，对于不详年月之手抄本，约在清嘉庆以前的通称“旧抄”，晚清的称“近抄”，辛亥革命以后的称“新抄”。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的，则统称“明抄”或“清抄”。

从潮州歌册发展的情况看，在未有印制出版歌册前，已有篇幅较长、内容较复杂的歌册产生，它们是通过手抄传播的，虽然手抄本的歌册数量不会太多，传播面也不会太广，但它维持了歌册流传的连续性，并为歌册的印制出版打下了基础。

经见的手抄本潮州歌册，年代明确的有：抄写于清乾隆年间的《新刻古本刘成美忠节全传》《双玉鐏》，抄写于民国期间的《新编玉鸳鸯》。年代不明的有：《恩荣记》《锦鸳鸯全歌》《东汉刘秀全歌》《小红袍双宝扇》《双奇女》《玉钗缘》《玉盒仙琴金宝扇》《目击痛心歌》《金燕媒》《南山案》《秦凤兰忠义亭》《凉珠记》《雷峰塔》《滴水记》《鸚鵡记》《赵匡胤下南唐》等。这些手抄本，有的有潮汕方言字，有的无潮汕方言字，有的可能手抄江浙一带的弹词，有的可能手抄广州一带的木鱼歌……但都可用潮汕话诵唱。潮汕话有潮汕方言音（也称土话）和潮汕读书音（也称孔子正）。用潮汕方言音押韵或诵唱的歌册，属“本义的潮州歌册”，用潮汕读书音押韵或诵唱的歌册（即弹词、木鱼歌等外地唱本），应属“广义的潮州歌册”。

手抄本潮州歌册多为大开本，软体手抄，字体优美，纸墨精良，校对完善，是不可多得的潮州歌册写本，也是很好的历史化石。笔者近几年收藏有20多部手抄本潮州歌册，其中就有抄写于乾隆年间的《新刻古本刘成美忠节全传》，它对研究潮州歌册的版本源流，以及潮州歌册艺术形式的演变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

2. 木刻本潮州歌册

木刻本潮州歌册，是采用雕版印刷的坊刻本。现在我们见到的歌册印制本，最早的是在清咸丰、同治年间编印成册的木刻本。潮州城的陈财利、翰墨堂、友芝堂、瑞文堂、李万利、李春记、王生记等书坊，均是专门刻印潮州歌册出售的。木刻本潮州歌册部头多达数百，每部分若干卷，长篇的二三十卷（数万行），中篇的十卷左右，短篇的也有两三卷或两三集。

多数歌册，一部歌册一个刻工，故其字体、刀法一致。但有个别潮州歌册，因赶刻印

刷需要，存在多个刻工的字体、刀法并存于同一部歌册的情况。由于各位刻工的文化素养、书法水平、艺术风格不同，因而有的刻工刀法迟滞、笨拙，有的刻工刀法潇洒、飘逸。例如《新造金燕媒》（12卷）有的书卷用半页7行，有的书卷用半页10行。有的刻工喜欢疏行，有的刻工喜欢密行。

旧版潮州歌册的版式规格尺寸不一，书品多为长方形小开本。更无版框、书口、天头和地脚，小字密行，一刻到底。书品一般高18~21厘米，宽10~13厘米。

木刻本字体介于匠体与正楷之间，即采用了略扁而接近于匠体之正楷。每字相当于今之三、四号字大小，字形呈四方块，结构方正。每行4句，一句7字，每行28字，每句约空出半字做间隔，以示断句。全部文字，自右至左，竖行排列。一般每半页七八行至十几行不等。

3. 石印本潮州歌册

石印是晚清（光绪年间）时传入我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。所谓石印本，就是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种药纸上，覆于石面，揭去药纸，涂上油墨，然后用蘸有油墨的石制版印刷而成的书本。清光绪以后，潮州各地的印书，印刷技术、设备有较大的改进，除了木刻成板印刷外，还有了石板印刷。笔者所见的石印本潮州歌册有3部，即广益公司承印的《万花楼》以及未知承印单位的《石板双如意全歌》《珊瑚宝》。《石板双如意全歌》，共4卷，每半页13~14行，该潮州歌册的封面出版商为潮城府前街李万利、王生记，内页藏板刻印堂号为潮安府前街李万利、王生记。封面出版商和内页藏板刻印堂号相同，只是政区名称不同，由此可以认定，这部石印本潮州歌册应为民国时期由李万利、王生记两家书坊联合请有石板印刷技术的刻印商代印。《珊瑚宝》，共10卷，每半页12~13行，该潮州歌册的内页藏板刻印堂号为潮城府前街李万利、王生记发售，可以认定这部石印本潮州歌册同样为民国时期由李万利、王生记两家书坊联合请有石板印刷技术的刻印商代印。

4. 铅印本潮州歌册

铅印本是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而成的书本。清光绪至民国时期，为适应文化事业的发展，除李万利、瑞文堂、王生记等堂号继续用木板刷印潮州歌册外，新的出版单位，如汕头马合利等商号，开始购置新的印刷机器和字粒，用铅字印刷潮州歌册，如《中华革命军》《革命烈士许友若》等。有的出版单位，以王生记、友芝堂等堂号藏板为底本，铅印木刻本潮州歌册。如藏板为友芝堂的《双鹦鹉》，由王生记和汕头升平路的名利轩用三号宋体字铅印；藏板为潮城府前街王生记的《杨大贵全歌》，藏板为潮城李万利的《珊瑚宝》，也是铅印的。民国癸亥年，即1923年冬月汕头升平路名利轩还铅印了潮州歌册《目莲救母经》等。至于民国时期铅印的潮州歌册，不明出版商号的还有《秦凤兰忠义亭》《名庵过桥歌》，以及潮安银湖乡吴师吾编写的《吕蒙正庄四娘全歌》等歌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汕头升平路32号汕头文化杂志社总经销的青抗会出版物有《东北记》，还有笔者未能查核出出版商号的《保卫大潮汕》《南澳光复记》《鲁南会战》等铅印本潮州歌册。

此外，凡新中国成立后的铅印本潮州歌册，以及油印本、誊印本、影印本、激光照排本等的潮州歌册，都是依据旧木刻本潮州歌册径行印行的，这里就不一一缕述了。

三 潮州歌册的作者

歌册的作者，由于年深日久，其姓名多不可考。当时大多是被上流社会显达者瞧不起、被视为“无路秀才”的落魄文人和当过“戏老爹”的艺人等，不少是受雇于书商，因之罕得在歌册上署名。

已知姓名的仅有近代的潮州人柯昞庭、瑞文堂的记账先生余芝伯、光绪年间的周文元、抗战前潮剧艺人洪舜（即洪逊，1887~1939）和孙耀存等。多产高手应推自号为“凤城逸士”的柯昞庭，他写过《刘成美忠节全歌》《刘成美下截曹翠娥》《柳世清双鳄鱼全歌》《三国刘皇叔招亲下全歌》《八宝金钟下全歌》等多种。自号为“游春风流书士”的周文元则写过《纸容记》；编戏先生洪舜写过《刘龙图骑竹马全歌》；潮安银湖乡吴师吾写过《吕蒙正庄四娘全歌》；乳成写过《双白燕》；陈氏写过《李旦仔》《锦香亭绫帕记》；揭阳京岗乡人孙耀存昔年写过《车田案》（惜已佚）。民国时期出现过一些宣传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的歌册，作者大多没有署名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发表在报刊上或单独出版的歌册作者，均署上姓名或笔名，但都不属于旧版潮州歌册的作者，这里就从略了。

四 刻印歌册各家印书坊的概况

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（1851~1874年）以至民国时期，潮汕（主要是潮州）刻印潮州歌册的作坊很多，印刷机构有“号”“堂”“记”“轩”“楼”“老铺”“斋堂”“书坊”“书店”“书局”，等等，统称书坊。这些书坊多拥有写工、刻工、印工，主要刻印阴历通书、潮州歌册、潮曲唱本、启蒙读物，等等。这些书坊先后开业的，不下20家。根据笔者的整理，见之于潮州歌册藏板，有文字可考的，有：李万利（也称老万利、万利老铺、李万利老铺、李万利老店、李万利号、李家万利号、李万利堂、万利号、万利堂、李万利书店、李家万利）、王生记（也称王生记号）、李春记书坊、瑞文堂（也称吴瑞文堂、吴家瑞文堂）、瑞芝堂、瑞经堂、瑞源堂（也称方瑞源堂）、瑞文智记、财利堂（也称陈财利堂）、五福堂、友芝堂（也称王家友芝堂）、友文堂（也称王家友文堂）、进文堂、翰墨堂、万利生记、李万利春记（万利春记）、文在楼、隆兴书局（也称隆兴斋堂）等多家。这些书坊铺址多数集中开设在潮州府前街中段（现义安路北段），即羊玉巷口至铁巷口、柳衙巷口之间。个别在竹木门、西府巷。

至于汕头刻印潮州歌册的书坊，有益裕号、名利轩、马合利、汕头文化杂志社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销售潮州歌册的书店还有汕头市古旧书店。

但随着时序的更易、人事的代谢、时局的变动，到20世纪20年代初，潮州的一些书坊已大多歇业了。俗文学家薛汕先生（生于1916年）在其《熏陶》一文中回忆道：“潮州的府前街，旧时的文化街，当我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时候，还有‘李万利’、‘李春记’、‘王生记’三家的字号”。“他们是连家铺子，又是手工作坊，一块一块的木板，一张一张的竹纸，日夜地刷着、印着，还有装订、刀切，然后一部一部摆在书柜”^①。这说明了当时的潮州城，在商业不景气下，仅剩下了三家书坊。

清咸丰、同治年间以至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刻印潮州歌册书坊，略能知梗概的，有以下几家。

李万利：约创办于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创办人为李国典，一开始在家刻印潮州歌册。藏板及印制工场，都在中山路同仁里老家。后来其子李四明在太平路北段四进士亭巷口开设一间刻印书坊，叫李万利，销售自行刻版印刷的潮州歌册。因太平路拓宽改建，民国十一年（1922年）后迁徙至府前街，即原潮州义安马路门牌123号，今义安路铁巷口北面第一间28号营业。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，该书坊参加裱画社后始歇业。

（有关李万利藏板的潮州歌册见附录。）

王生记：王生记创办时间比李万利晚，创办人为王源大，住于西马路同安里，铺址在府前街李万利斜对面（柳衙巷口北面）第三间。祖孙三代经营。主要经营范围为各种歌册、曲册，兼售兴宁、广州通书，各种贺联、洋纸、学校用品。在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时，始告停业。

（有关王生记藏板的潮州歌册见附录。）

李春记：创办人李武魁，为李万利同宗，铺址在潮安义安马路，在王生记北面隔邻三间。专造新款歌曲文具用品。民国初期，其歌册、曲册部分通过汕头名利轩代印，如潮剧曲本《贪花世情报》（三集）等。

李春记书坊藏板的潮州歌册有：《射锦袍孟丽君一集全歌》《射锦袍孟丽君二集全歌》《射锦袍孟丽君三集全歌》3部。

瑞文堂：该堂约创办于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铺址在府前街羊玉巷口北面，和李春记相隔三四间。延揽有余芝伯、柯昞庭等人才编写潮州歌册，其经营方式实行刻版、印刷、销售一条龙。

其经营范围十分广泛，经史子集无所不包，但刊刻最多的是通俗文学之书，如潮州歌册、潮剧曲册等。

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后来便宣告歇业，歇业时间当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，该堂号的藏板，后多为李万利所购买，版权归李万利所有，由李万利统一印刷发行。

（有关瑞文堂藏板的潮州歌册见附录。）

除上述几家外，还有瑞芝堂、瑞经堂、瑞源堂、瑞文智记、财利堂、五福堂、友芝堂、友文堂、进文堂、翰墨堂、万利生记、万利春记、文在楼、隆兴书局等14家。但其

^① 薛汕：《熏陶》，《汕头文艺》1983年第2期，第48~50页。

具体创办时间、创办人、铺址多不明，仅能从旧版潮州歌册的内页所署“藏板”堂号中寻到其刻印的脚本。分述如下。

瑞芝堂：《张古动（董）全歌》1部。

瑞经堂：《万花楼》《双驹马》《灵芝记》3部。

瑞源堂：《正德君游江南》《纸容记》2部。

瑞文智记：《珠衫记张红梅》《金燕媒》2部。

财利堂：《上朝英哥》《双玉镯全歌》《狄元平东（包公出世）全歌》《封神姐已乱国》《宋太祖赵匡胤下南唐全歌》《龙井渡头残瓦记》《背解红罗》《临江楼下全歌》《挽面案全歌》《象地风水案》《送寒衣全歌》《滴水记全歌》《柳树春八美图》13部。

五福堂：《八宝金钟全歌》1部。

友芝堂：《二度梅全歌》《广东案全歌》《五虎平西全歌》《双鸚鵡全歌》《阴阳双宝扇》（半页7行）、《东汉刘秀全歌》《金狗精》《赐绿袍全歌》《黄双孝琼花记》9部。

友文堂（也称王家友文堂）：《李九我金针记全歌》《阴阳双宝扇全歌》（半页10行）、《度三娘》3部。

进文堂：《双金印金燕媒》1部。

翰墨堂：《五雷报歌》《泰山圣母议破六奇阵》《江西广信府景德高中状元避难三年鸳鸯记全本歌》3部。

万利生记：《双白燕子全歌》《双玉鱼全歌》《青梅女全歌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回魂》《蓝芳草》《雷峰塔全歌》6部。

李万利春记：《华美案全歌》《玉蜻蜓》（玉沙虫夜）、《癩疔脱壳全歌》3部。

文在楼：《玉律宝镜》1部。

隆兴书局：《目连救母三世宝卷》1部（封面印有潮州竹木门铺址）。

汕头埔（应为“埠”字）益裕号：《何文秀》1部。

依此看来，这10多家书坊所刻印的歌册并不多，究其原因，有的是以经营日常实用之书为主，有的是以翻印幼学启蒙之书为主。这些书坊，营业的年限有的相当长，如翰墨堂清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即已印刷了《江西广信府景德高中状元避难三年鸳鸯记全本歌》，财利堂于光绪庚子年（1900年）印刷了《封神姐已乱国》，有的不那么长，但大多于清末民初或先或后停业。时移事远，已是很难查考。

五 旧本潮州歌册的遗存

旧本潮州歌册的卷帙浩瀚，据专家估计，流播于民间的当不下数百种。但由于年深日久不断流失，特别在历次变故和政治运动中被销毁，甚至连歌册的原始雕版亦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付之一炬，能保存下来的歌册脚本，已是为数不多了。根据各个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所罗列的书目，以及笔者的调查，有以下的统计数字。

（1）中山大学于1928年就搜集了数百种的潮州歌册，并于同年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

历史学研究所编印的《民俗周刊》第廿七、廿八期合刊发表了《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（续）》，开列的书目有240种（其中部分为潮剧曲册）；经肖少宋调查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资料室所藏潮州歌册木刻本67种。^①

（2）2005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重新编印、饶宗颐总纂《潮州志》，萧遥天分纂《潮剧戏剧音乐志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91种。

（3）1960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印的《潮州俗曲目录·长沙俗曲目录》（油印本）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33种。

（4）1982年谭正璧、谭寻编著的《木鱼歌、潮州歌叙录》开列的书目有162种。

（5）1983年郭马风撰写的《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》开列的书目有221种。

（6）1985年5月薛汕著的《书曲散记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252种。

（7）1991年，以薛汕所藏潮州歌册木刻本为底本、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誉印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38种；2002年10月，以国家图书馆、天津市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潮州歌册木刻本为底本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《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·潮州歌册卷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30种。

（8）1992年5月，潮州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基金会编印、林有钿著《潮州民间文学浅论》“潮州讲唱文学初探附录”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251种，其中潮州市博物馆馆藏潮州歌册木刻本有121种。

（9）1997年郭马风编著的《潮州歌册志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297种。

（10）2004年邹珣辑录的《暨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潮州歌册目录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25种。

笔者近几年在搜集旧本潮州歌册过程中，能知见的有270种、未知去向的有87种，说明散布于民间的旧本潮州歌册尚大有挖掘潜力，问题就在于重视。

六 潮州歌册的魅力与绝响

有人说潮州歌册是“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”或“闺中文学”。这只能说是针对旧时代的潮汕和闺中而言。

在民国以前，潮汕平原地带的妇女，大多有缠足的陋习。辛亥革命后，有了禁止缠足的条例，但妇女们一般不抛头露面，成日都是在家操持家务或处于深闺静院劳作，除非时年八节城乡间有游神赛会，有潮剧演出及游行，才能结伴一饱眼福，其余都是被闭塞在狭窄的生活圈里，几乎与外界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。如何解困和散心？唯一就是趁着在家里或到邻居家织麻、绣花、做针线活的机会，三五人围在一起，请一人手持歌册吟诵，余者边做女红边谛听。她们之所以醉心于听、唱歌册，其诱因之一是歌册中的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；另外也可从中了解社会、认识历史，以满足精神上对于文化和娱乐的需求。潮

^① 肖少宋：《中山大学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旧藏潮州歌册的现状与价值》，《文化遗产》2009年第4期。

历史学研究所编印的《民俗周刊》第廿七、廿八期合刊发表了《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（续）》，开列的书目有240种（其中部分为潮剧曲册）；经肖少宋调查，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资料室所藏潮州歌册木刻本67种。^①

（2）2005年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重新编印、饶宗颐总纂《潮州志》，萧遥天分纂《潮剧戏剧音乐志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91种。

（3）1960年7月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印的《潮州俗曲目录·长沙俗曲目录》（油印本）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33种。

（4）1982年谭正璧、谭寻编著的《木鱼歌、潮州歌叙录》开列的书目有162种。

（5）1983年郭马风撰写的《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》开列的书目有221种。

（6）1985年5月薛汕著的《书曲散记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252种。

（7）1991年，以薛汕所藏潮州歌册木刻本为底本、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誉印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38种；2002年10月，以国家图书馆、天津市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潮州歌册木刻本为底本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《稀见旧版曲艺曲本丛刊·潮州歌册卷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30种。

（8）1992年5月，潮州市文化局文艺创作基金会编印、林有钿著《潮州民间文学浅论》“潮州讲唱文学初探附录”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251种，其中潮州市博物馆馆藏潮州歌册木刻本有121种。

（9）1997年郭马风编著的《潮州歌册志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297种。

（10）2004年邹珣辑录的《暨南大学图书馆馆藏潮州歌册目录》开列的潮州歌册书目有125种。

笔者近几年在搜集旧本潮州歌册过程中，能知见的有270种、未知去向的有87种，说明散布于民间的旧本潮州歌册尚大有挖掘潜力，问题就在于重视。

六 潮州歌册的魅力与绝响

有人说潮州歌册是“潮汕独有的女子文化”或“闺中文学”。这只能说是针对旧时代的潮汕和闺中而言。

在民国以前，潮汕平原地带的妇女，大多有缠足的陋习。辛亥革命后，有了禁止缠足的条例，但妇女们一般不抛头露面，成日都是在家操持家务或处于深闺静院劳作，除非时年八节城乡间有游神赛会，有潮剧演出及游行，才能结伴一饱眼福，其余都是被闭塞在狭窄的生活圈里，几乎与外界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。如何解困和散心？唯一就是趁着在家里或到邻居家织麻、绣花、做针线活的机会，三五人围在一起，请一人手持歌册吟诵，余者边做女红边谛听。她们之所以醉心于听、唱歌册，其诱因之一是歌册中的故事情节能引人入胜；另外也可从中了解社会、认识历史，以满足精神上对于文化和娱乐的需求。潮

^① 肖少宋：《中山大学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旧藏潮州歌册的现状与价值》，《文化遗产》2009年第4期。

州歌册因而成了潮汕妇女最广泛、最经常唱听的曲艺品种，占有了潮汕妇女平时文娱活动的主要阵地。

在清朝以至民国时期，与潮州毗邻、语言相近的诏安、东山诸县的妇女，也流行唱潮州歌册，一时歌册演成为时髦文体，甚至远播澎湖列岛和台湾南部闽南语系地方。泰国的潮籍华侨，不少妇女也像在家乡一样，喜爱听、唱潮州歌册。泰国的“丽的呼声”华语电台在其创办后的第二年就开播潮州歌册节目，共维持长达29年之久。该电台停业后，该台歌手朗唱的录音，仍在泰国的潮籍华侨中流行不辍。

旧日的潮汕，不少人家嫁女，还用潮州歌册作为嫁妆，以显见其女是有文化素养的。有一些妇女随夫漂洋过海谋生，多带上几部歌册，以寄思乡之情思。有好多人家，无不把潮州歌册看成传家之宝，大部头的歌册常用布包起，平时藏在柜里，用时才取出来。每部歌册往往传了几代人。于此可见潮州歌册的魅力。

民间传唱潮州歌册的风尚，至新中国成立后已基本告一段落。“破四旧”时许多家庭都把被列为“四旧”的旧歌册上交销毁。虽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曾经有地方民间文学工作者创作或改编了几十部新内容的歌册，电台也曾经组织配乐的新歌册朗唱，但流播面并不大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其来势比“破四旧”更猛，谁再敢与旧歌册沾边？加上在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的号召下，成为“半边天”的妇女，许多人除了务农、务工等工作和家务之外，都不会有余暇觑这陈年的东西。随着改革开放和城乡工商业的迅猛发展，人人都各有所事、工作忙碌、生活节奏紧张，在平时和假期，休闲的方式可谓丰富多彩，除了旅游和探亲访友之外，在各人的身边，听音乐、看电视、上网络、唱卡拉OK、打麻将、逛书店和图书馆，文化生活相当充实，旧日的唱潮州歌册已与时代不合拍，早就为人们所淡忘，成为绝响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1955年，居住在北京的潮籍俗文学家薛汕先生南下搜集民间文学版本，在他的促成下，李万利利用原来保存的藏版，重印了100多部不同类型的潮州歌册。这些卷帙部分交由汕头市古旧书店发售，并由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市图书馆、天津市图书馆、暨南大学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几家图书馆和大专院校收藏。1991年汕头市地方志办公室以薛汕先生所藏的木刻本歌册为底本誉印的138部潮州歌册，200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以国家图书馆、天津市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木刻本歌册为底本影印的130部潮州歌册，其最初底本都是1955年李万利书坊的重印本潮州歌册。1955年这一次的重印，意义非同寻常。

潮州歌册这一在潮汕民间文学和民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品种，已被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曲艺卷》列入条目。2006年5月20日，国务院公布《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》，由潮汕传入福建东山岛的潮州歌册，被冠名为东山歌册而列入名录；2008年6月7日，国务院又公布《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》，由潮州市申报的潮州歌册亦得名登“金榜”。这种“双峰并峙”的现象，说明潮州歌册在民间流传之广和影响之深，在潮汕文化的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位置的。如何对这今已稀见的旧版本进行搜集、整理和研究？几十年来，许多专家学者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

工作。深愿这一弘扬中华文化的盛举，在今后能更广泛深入地拓展、传承下去，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做出新的贡献。

附录

1. 李万利藏板的潮州歌册

《一世报全歌》《二岁夫全歌》《二度星全歌》《征西番全歌（十二寡妇征西）》《八仙图》《八宝金钟下集全歌》《（三合奇）巧奇缘全歌》《罗通扫北全歌》《五凤朝阳全歌》《五星图全歌》《五美缘全歌》《六奇阵全歌》《六奇阵下棚全歌》《（梅牡丹全歌）双太子红罗衣全歌》《双白燕全歌》《双如意全歌》《双退婚全歌》《紫荆亭全歌》《玉针记全歌》《玉沙虫夜全歌》《玉钗缘全歌》《平金番全歌》《王文俊玉鸳鸯全歌》《萧光祖全歌》《玉麒麟全歌》《正德君游江南全歌》《老丑歌》《再合鸳鸯全歌》《百鸟名全歌》《朱买臣全歌》《竹钗记全歌》《行乐图全歌》《刘元普双生贵子》《刘龙图全歌》《刘成美全歌》《曹翠娥全歌》《孟日红全歌》《李春风全歌》《庞卓花全歌》《吴瑞朋上中下》《何玉枝全歌》《宋帝昺全歌》《张古动（董）全歌》《周阿奇全歌》《珊瑚宝》《杨大贵全歌》《桃花过渡》《小红袍全歌》《宝鱼兰全歌》《乾隆君游石莲寺全歌》《游山东全歌》《崔鸣凤全歌》《崔鸣凤仔全歌》《梨花征西全歌》《珍珠衫全歌》《花会图全歌》《锦香亭全歌》《麒麟图全歌》等 58 部。

2. 王生记藏板的潮州歌册

《七美缘全歌》《闹严府打破玉花》《万花楼全歌》（15 卷）、《万花楼下审郭槐》《杨宗保归天全歌》《五星图下全歌》《升仙图》《禹龙山全歌》《双凤钗全歌》《双如意全歌》《玉如意全歌》《英台仔全歌》《双驴误全歌》《双金龙全歌》《百花名全歌》《百兽名全歌》《李旦仔全歌》《金燕媒全歌》《金燕媒下观花》《饶安案全歌》《秦世美全歌》《秦雪梅全歌》《翁万达全歌》《游江南全歌》《蔡端明造桥全歌》《鲤鱼娶女么全歌》《薛仁贵征东全歌》《潮州柳知府全歌》等 28 部。

3. 瑞文堂藏板的潮州歌册

明确为瑞文堂藏板的潮州歌册有：《两度星全歌》《十不全全歌》《八仙图全歌》《八宝金钟全歌》《八宝金钟》《七鹤朝缘》《三国凤仪亭全歌》《刘备招亲全歌》《取西川全歌》《取东川全歌》《万花楼全歌》（12 卷）、《天豹图歌》《五虎平西》《五星图全歌》《五美缘》《水蛙记全歌》《升仙图全歌》《反唐演义全歌》《禹龙山全歌》《双凤钗全歌》《双玉凤全歌》《（木廷仙）碧玉鱼全歌》《双金龙全歌》《双退婚鸾凤图》《双退婚下棚大闹紫荆亭》《奇中奇全歌》《劝勿缠足歌》《张红梅全歌》《萧光祖全歌》《绍十洲玉楼春全歌》《玉麒麟全歌》《阴阳判龙图公案全歌》《四美图全歌》《白绫像全歌》《涂学鲁冯长春全歌》《刘明珠全歌》《李旦仔全歌》《吴忠恕全歌》《宋帝昺全歌》《卖油郎全歌》《扫纱窗明珠记全歌》《杨文广平南蛮十八洞》《辩十本》《双金印金燕媒》《春秋配》《临江楼全歌》《秦雪梅仔全歌》《铁扇记全歌》《铁扇记下集全歌》《鸡爪山粉粧楼全歌》《黄元豹》《游苏州全歌》《崔文瑞全歌》《樊梨花征西》《英台山伯全歌》《鲍赐安绿牡丹

全歌》《隋唐演義全歌》《廉明包公案》《（木廷仙）碧玉魚仔全歌》《雌雄寶盞全歌》《薛仁貴征東》《轆龍鏡韓廷美全歌》《紅書劍轆龍鏡下集全歌》《麒麟圖全歌》《麒麟圖下集全歌》等 65 部。

藏板完全挖改，經鑑定確認原為瑞文堂藏板的潮州歌冊有：《十二寡婦征西番全歌》《陰陽雙寶扇全歌》《玉花瓶大紅袍全歌》《楊宗保歸天全歌》《上海殺子報全歌》《五義女全歌》《五鳳朝陽》《水心橋全歌》《水蛙記》《六奇陣下棚》《雙玉魚珮全歌》《雙白燕全歌》《玉如意全歌》《金龜記全歌》《雙駙馬全歌》《玉沙蟲夜》《玉環記全歌》《白扇記全歌》《朱買臣全歌》《吳瑞朋全歌》《（燭心記）吳瑞朋下棚全歌》《香羅帕全歌》《青梅記》《蘇六娘全歌》《（珊瑚寶）楊大貴全歌》《臨江樓全歌上棚》《黃雙孝全歌》《崔鳴鳳全歌》《望天嶺全歌》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》《溫涼寶盞全歌》《錦鴛鴦全歌》《潮陽案全歌》《潘葛仔全歌》等 34 部。

責任編輯：曾旭波